

今古奇觀

今古奇觀

下

抱瓮老人輯
顧學頤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

買隻牛兒學種田，

結間茅屋向林泉；

也知老去無多日，

且向山中過幾年。

爲利爲官終幻客，

能詩能酒總神仙。

世間萬物俱增價，

老去文章不值錢。

這八句詩，乃是達者之言，末句說：『老去文章不值錢』，這一句，還有個評論。大抵功名遲速，莫逃乎命，也有早成，也有晚達。早成者未必有成，晚達者未必不達。不可以年少而自恃，不可以年老而自棄。這老少二字，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。假如甘羅十二歲爲丞相，十三歲上就死了，這十二歲之年，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，後頭日子已短，叫不得少年。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，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，拜爲師尙父。文王崩，武王立，他又秉鉞爲軍師，佐武王伐紂，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，封於齊國。又教其子丁公治齊，自己留相周朝，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。你說八十年一個老漁翁，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，日子正長哩！這等看將起來，那八十歲上，還是他初束髮，剛頂冠，做新郎，應童子試「」的時候，叫不得老年。世人只知眼前貴賤，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？見個少年富貴的，奉承不暇；多了幾年年紀，蹉跎不遇，就怠慢他，這是短見薄識之輩。譬如農家，也

有早穀，也有晚稻，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。不見古人云：

東園桃李花，早發還先萎；遲遲澗畔松，鬱鬱含晚翠。

閒話休提。却說國朝正統年間，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，覆姓鮮于，名同，字大通。八歲時曾舉神童〔二〕，十一歲遊庠，超增〔三〕補廩。論他的才學，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在眼裏，真個是胸藏萬卷，筆掃千軍。論他的志氣，便像馮京商輅〔四〕連中三元，也就算他便袋裏東西，真個是足躡風雲，氣冲牛斗。何期才高而數奇，志大而命薄。年年科舉，歲歲觀場，不能得朱衣點額〔五〕，黃榜標名。到三十歲上，循資該出貢了。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，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。思量窮秀才家，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，做個讀書本錢。若出了學門，少了這項來路，又去坐監，反費盤纏。況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，算計不通。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，那下首該貢的秀才，就來打話要他讓貢，情願將幾十金酬謝。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，自以為得計。第一遍是個情，第二遍是個例，人人要貢，個個爭先。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，一連讓了八遍，到四十六歲，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，馳逐於青衿之隊。也有人笑他的，也有人憐他的，又有人勸他的。那笑他的他也不睬，憐他的他也不受，只有那勸他的，他就勃然發怒起來，道：『你勸我就貢，止無過道俺年長，不能個科第了。却不知龍頭屬於老成，梁皓〔六〕八十二歲中了狀元，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。俺若情願小就時，三十歲上就了，肯用力鑽刺，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〔七〕，昧着心田做去，儘可榮身肥家。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，誰說他胸中才學？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，粗粗裏記得幾篇爛舊時文〔八〕，

遇了個盲試官，亂圈亂點，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，一般有人拜門生，稱老師，談天說地，誰敢出個題目將戴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？不止於此，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，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，撒漫做去，沒人敢說他不是；科貢官，兢兢業業，捧了卵子過橋，上司還要尋趁他。比及按院復命，參論的但是進士官，憑你紮得極貪極酷，公道看來，拿問也還透頭，說到結末，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，道：「此一臣者，官箴雖玷，但或念初任，或念年青，尚可望其自新，策其末路，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。」不勾幾年工夫，依舊做起。倘拼得些銀子，央要道挽回，不過對調個地方，全然沒事。科貢的官一分不是，就當做十分；悔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，沒處下手，隨你清廉賢宰，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（九）。有這許多不平處，所以不中進士，再做不得官。俺寧可老儒終身，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，還博個來世出頭；豈可屈身小就，終日受人懊惱，喫順氣丸（〇〇）度日！』遂吟詩一首，詩曰：

從來資格困朝紳，只重科名不重人。

楚士鳳歌誠恐殆 （〇〇），葉公龍好豈求真 （〇〇）。

若還黃榜終無分，寧可青衿老此身。

鐵硯磨穿豪傑事，春秋晚遇說平津。

漢時有個平津侯，覆姓公孫，名弘，五十歲讀春秋，六十歲對策第一，做到丞相，封侯。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，人以爲詩識，此是後話。

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，其志愈銳。怎奈時運不利，看看五十齊頭，『蘇秦還是舊蘇秦』，不能勾改換頭面。再過幾年，連小考都不利了。每到科舉年分，第一個擱場告考的就是他，討了多少人的厭賤。到天順六年，鮮于同五十七歲，鬚髮都蒼然了，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，談文講藝，娓娓不

倦。那些後生見了他，或以爲怪物，望而避之；或以爲笑具，就而戲之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却說興安縣知縣，姓蒯，名遇時，表字順之，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。少年科甲，聲價甚高。喜的是談文講藝，商古論今。只是有件毛病，愛少賤老，不肯一視同仁。見了後生英俊，加意獎借；若是年長老成的，視爲朽物，口呼『先輩』，甚有戲侮之意。其年鄉試屆期，宗師行文，命縣裏錄科。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，彌封閱卷，自恃眼力，從公品第，黑暗裏拔了一個第一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：『本縣拔得個首卷，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，必然連捷，通縣秀才，皆莫能及。』衆人拱手聽命，却似漢王築壇拜將，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。比及拆號唱名，只見一人應聲而出，從人叢中擠將上來，你道這人如何？

矮又矮，胖又胖，鬚髮黑白各一半。破儒巾，欠時樣，藍衫補孔重重綻。你也瞧，我也看，若還冠帶像胡判。不枉誇，不枉贊，『先輩』今朝說嘴慣。休羨他，莫自嘆，少不得大家做老漢。不須營，不須幹，序齒輪流做領案。

那案首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、笑具，名叫鮮于同。合堂秀才哄然大笑，都道：『鮮于「先輩」又起用了。』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，頓口無言。一時間看錯文字，今日衆人屬目之地，如何番悔！忍着一肚子氣，胡亂將試卷拆完。喜得除了第一名，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，還有些嘖中帶喜。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，回衙悶悶不悅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鮮于同少年時，本是個名士，因淹滯了數年，雖然志不曾灰，却也是：

澤畔屈原吟獨苦，洛陽季子□□面多慚。

今日出其不意，考個案首，也自覺有些興頭。到學道考試，未必愛他文字，虧了縣公案首，就搭上一名科舉，喜孜孜去赴省試。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，溫後場□□。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，終日在街坊上游玩。旁人看見，都猜道：『這位老相公，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？事外之人，好不悠閒自在！』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，少不得要笑他幾聲。

日居月諸□□，忽然八月初七日，街坊上大吹大擂，迎試官進貢院。鮮于同觀看之際，見與安縣蒯公，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□□。鮮于同自想，我與蒯公同經，他考過我案首，必然愛我的文字，今番遇合，十有八九。誰知蒯公心裏不然，他又是一個見識道：『我取個少年門生，他後路悠遠，官也多做幾年，房師也靠得着他。那些老師宿儒，取之無益。』又道：『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，錯取了鮮于「先輩」，在衆人前老大沒趣。今番再取中了他，却不又是一場笑話。我今閱卷，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，多應是風學之士，年紀長了，不要取他。只揀嫩嫩的口氣，亂亂的文法，歪歪的四六，怯怯的策論，憤憤的判語，那定是少年初學。雖然學問未充，養他一兩科，年還不長，且脫了鮮于同這件干紀。』算計已定，如法閱卷，取了幾個不整不齊，略略有些筆資的，大圈大點，呈上主司。主司都批了『中』字。到八月廿八日，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。禮記房首卷，是桂林府與安縣學生，覆姓鮮于名同，習禮記，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，笑具僥倖了！蒯公好生驚異。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，問其緣故。蒯公道：『那鮮于同年紀已老，恐置之魁列，無以壓服後生，情願把一卷換他。』主司指

堂上匾額道：『此堂既名爲「至公堂」，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？自古龍頭屬於老成，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。』遂不肯更換，判定了第五名正魁。蒯公無可奈何。正是：

饒君用盡千般力，命裏安排動不得；
本心揀取少年郎，依舊取將老怪物。

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『先輩』，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纔中。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，文字必然整齊，如何反投其機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^{三〇}，自謂遇合十有八九。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，壞了脾胃，破腹起來。勉強進場，一頭想文字，一頭泄瀉，瀉得一絲兩氣，草草完篇。二場三場，仍復如此，十分才學，不會用得一分出來。自謂萬無中式之理，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，以此竟占了個高魁。也是命裏否極泰來，顛之倒之，自然湊巧。那興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。當日鹿鳴宴罷，衆同年序齒，他就居了第一。各房考官見了門生，俱各歡喜。惟蒯公悶悶不悅。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，愈加慇懃。蒯公愈加懶散，上京會試，只照常規，全無作興加厚之意^{三一}。明年，鮮于同五十八歲，會試，又下第了。相見蒯公。蒯公更無別語，只勸他選了官罷。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，不肯做貢生官，今日纔中得一年鄉試，怎肯就舉人職^{三二}？回家讀書，愈覺有興。每聞里中秀才會文，他就袖了紙墨筆硯，捱入會中同做。憑衆人耍他、笑他、嗔他、厭他，總不在意。做完了文字，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，欣然而歸，以此爲常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轉眼三年，又當會試之期。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，年齒雖增，夔鑠如舊。在北京第二遍會試，在寓所得其一夢。夢見中了正魁，會試錄上有名，下面却填做詩經，不是禮記。鮮于同

本是個宿學之士，那一經不通？他功名心急，夢中之言，不由不信，就改了詩經應試。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蒯知縣爲官清正，行取到京，欽授禮科給事中之職。其年又進會試經房。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，心中想道：『我兩遍錯了主意，取了那鮮于「先輩」做了首卷，今番會試，他年紀一發長了。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，這纔是終身之玷。我如今不要看禮記，改看了詩經卷子，那鮮于「先輩」中與不中，都不干我事。』比及入簾閱卷，遂請看詩五房卷。蒯公又想道：『天下舉子像鮮于「先輩」的，諒也非止一人，我不中鮮于同，又中了別的老兒，可不是「躲了雷公，遇了霹靂」！我曉得了，但凡老師宿儒，經旨必然十分透徹，後生家專工四書，經義必然不精。如今到不要取四經（四）整齊，但是有些筆資（五）的，不妨題旨影響，這定是少年之輩了。』閱卷進呈，等到揭曉，詩五房頭卷，列在第十名正魁。拆號看時，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，覆姓鮮于名同，習詩經，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、笑具！氣得蒯遇時目睜口呆，如槁木死灰模樣！

早知富貴生成定，悔却從前枉用心。

蒯公又想道：『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，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沒有兩個鮮于同，但他向來是禮記，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？好生奇怪！』候其來謁，叩其改經之故。鮮于同將夢中所見，說了一遍。蒯公嘆息連聲道：『真命進士，真命進士！』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，比前反覺厚了一分。殿試過了，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，得選刑部主事。人道他晚年一第，又居冷局，替他氣悶，他欣然自如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，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，被吉尋他罪過，下於詔獄（六）。那時刑部

官員，一個個奉承劉吉，欲將蒯公置之死地。却好天與其便，鮮于同在本部一方周旋看覷，所以蒯公不致喫虧。又替他糾合同年，在各衙門懇求方便，蒯公遂得從輕降處。蒯公自想道：「着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栽柳柳成陰。」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，今日性命也難保。」乃往鮮于「先輩」寓所拜謝。鮮于同道：「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，今日小小効勞，止可少答科舉而已，天高地厚，未酬萬一！」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。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，每年必遣人間候，或一次或兩次，雖俸金微薄，表情而已。

光陰荏苒，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，不覺六年，應陞知府。京中重他才品，敬他老成，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。鮮于同全不在意。偶然仙居縣有信至，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，嚷罵了一場。查家走失了個小廝，賴蒯公子打死，將人命事告官。蒯敬共無力對理，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。官府疑蒯公子逃匿，人命真情，差人雪片下來提人，家屬也監了幾個，闔門驚懼。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，乃央人討這地方。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，既然自己情願，有何不從，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。鮮于同到任三日，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，特討此缺而來，替他解紛，必有偏向之情，先在衙門謠言放刁。鮮于同只推不聞。蒯家家屬訴冤，鮮于同亦佯爲不理。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，務在必獲。約過兩月有餘，那小廝在杭州拿到。鮮于太守當堂審明，的係自逃，與蒯家無干。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。蒯氏家屬，即行釋放。期會一日，親往墳所踏看疆界。查家見小廝已出，自知所訟理虛，恐結訟之日，必然喫虧。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，一面又央人到蒯家，情

願把墳界相讓講和。蒯家事已得白，也不願結冤家。鮮于太守准了和息。將查家薄加罰治，申詳上司，兩家莫不心服。正是：

只愁堂上無明鏡，不怕民間有鬼奸。

鮮于太守乃寫書信一通，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蒯公。蒯公大喜，想道：「樹荆棘得刺，樹桃李得蔭」，若不會中得這個老門生，今日身家也難保。遂寫懇切謝啓一通，遣兒子蒯敬共賚回，到府拜謝。鮮于同道：「下官暮年淹蹇，爲世所棄，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，得掇科目，常恐身先溝壑，大德不報。今日恩兄被誣，理當暴白。下官因風吹火，小效區區，止可少酬老師鄉試提拔之德，尙欠情多也。」因爲蒯公子經紀家事，勸他閉戶讀書，自此無話。

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，聲名大振，陞在徽寧道做兵憲，累陞河南廉使，勤於官職。年至八旬，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，推陞了浙江巡撫。鮮于同想道：「我六十一歲登第，且喜儒途淹蹇，仕途到順溜，並不會有風波。今官至撫臺，恩榮極矣。一向清勤自矢，不負朝廷。今日急流勇退，理之當然。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，報之未盡，此任正在房師地方，或可少效涓埃。」乃擇日起程赴任。一路迎送榮耀，自不必說。不一日，到了浙江省城。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參地位，因病目不能理事，致政在家。聞得鮮于「先輩」又做本省開府，乃領了十二歲孫兒，親到杭州謁見。蒯公雖是房師，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。今日蒯公致政在家，又有了目疾，龍鍾可憐。鮮于公年已八旬，健如壯年，位至開府。可見發達不在於遲早。蒯公嘆息了許多。正是：

松柏何須羨桃李，請君點檢歲寒枝。

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，聞說蒯參政到門，喜不自勝，倒屣而迎，直請到私宅，以師生禮相見。蒯公喚十二歲孫兒：『見了老公祖。』鮮于公問：『此位是老師何人？』蒯公道：『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，犬子昔日難中，又蒙昭雪，此恩直如覆載。今天幸福星又照吾省。老夫衰病，不久於世；犬子讀書無成；只有此孫，名曰蒯悟，資性頗敏，特攜來相托，求老公祖青目。』鮮于公道：『門生年齒，已非仕途人物，正爲師恩酬報未盡，所以強顏而來。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，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。鄙思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，未審老師放心否？』蒯公道：『若蒙老公祖教訓，老夫死亦瞑目。』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，在都撫衙內讀書。蒯公自別去了。那蒯悟資性過人，文章日進。就是年之秋，學道按臨，鮮于公力薦神童，進學補廩。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。三年之後，學業已成。鮮于公道：『此子可取科第，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。』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，親送到台州仙居縣。適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。鮮于公哭奠已畢，問：『老師臨終亦有何言？』蒯敬共道：『先父遺言，自己不幸少年登第，因而愛少賤老，偶爾暗中摸索，得了老公祖大人。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，賢愚不等，升沉不一，俱不得其氣力，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，始終看覷。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！』鮮于公呵呵大笑道：『下官今日三報師恩，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，也有用處，不可愛少而賤老也。』說罷，作別回省，草上表章，告老致仕。得旨予告，馳驛還鄉，優悠林下。每日訓課兒孫之暇，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。後八年，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，赴京會試，

恰好仙居縣蒞悟是年中舉，也到京中。兩人三世通家，又是少年同窗，并在一寓讀書。比及會試揭曉，同年進士，兩家互相稱賀。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，六十一歲登甲，歷仕二十三年，腰金衣紫，錫恩三代。告老回家，又看了孫兒科第，直活到九十七歲，整整的四十年晚運。至今浙江人肯讀書，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，往往有晚達者。後人有詩嘆云：

利名何必苦奔忙，遲早須臾在上蒼。但學蟠桃能結果，三千餘歲未爲長。

〔二〕應童子試——科舉制度，不曾進學做秀才的稱爲童生，應童子試，就是考秀才。

〔三〕神童——宋代有童子科，對於特殊聰

慧的兒童，由官員們舉薦，可以由皇帝親自召試，給予讀書或進學的優待機會。

〔四〕超增——秀才的總名之下，有三個不同的

名目和級別：就是附學、增廣、和廩膳生員。超增，就是由附學跳過增廣這一級而補上廩生。

〔五〕馮京商輅——馮京，字當世，

宋代鄆州江夏人。舉進士，自鄉舉、禮部以及廷試，都是第一名；官至御史中丞、樞密副使（見宋史）。商輅，字弘載，明代淳

安人。他也是鄉試、會試、殿試的第一名。官吏部尚書、謚身殿大學士（見明史）。

〔六〕朱衣點額——據傳，宋代歐陽修知貢

舉，閱考試卷時，常覺背後有朱衣人點頭，那篇文章便可錄取。歐陽修曾有『清夜夢中糊眼處，朱衣暗裏點頭時』的詩句。

〔七〕梁皓——梁顛的諛寫。梁顛，北宋時人；七十一歲考取進士，九十二歲才死（見宋史）。民間傳說，有他八十二歲中狀元的故

事。〔八〕府佐縣正——府佐，府的屬官的總稱；縣正，縣的主官。這就是貢生被選任做小官的出路，貢生出身的較高級可以做

知縣。〔九〕時文——指應試的制藝八股文。〔十〕頂缸——頂替，代人受過。〔十一〕順氣丸——中藥的一種丸藥名，主治氣悶不舒

等症。這句話是說，每天受上官的氣，要喫順氣丸才能過日子。〔十二〕楚士一句——孔子在楚國遇見楚狂接輿；他唱了一個歌諷刺

孔子從政，歌曰：『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』（見論語）。〔十三〕葉公

一句——古代寓言：葉公子高非常喜歡龍，房裏到處畫着龍。有一天，真龍到了他家中，他却嚇壞了。（見新序雜事）。這裏是

說那些考官不識真才。〔三〕先輩——科舉時代的習俗，凡是登科在前的，後科就稱他爲先輩；鮮于同還沒有登科，只因年紀大，被叫作『先輩』，是嘲戲的意思。〔四〕錄科——鄉試前的一種預備放試，放試中被錄取的秀才，就選送去應鄉試。〔五〕吳越中氣脈——吳越，指江浙。科舉時代，江浙一帶是人文集中，智識分子較多的地方，因而也是科名最盛的地方。廣西地方僻遠，科名比較不發達，下文說與安縣只中了鮮于同一名舉人，就說明了這種閉塞的現象。因此，文章做得好，就誇稱是有江浙人的氣脈，也就是說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的意思。〔六〕胡判——指世俗流傳的陰司的判官的形狀。胡，是黑胖臉孔像胡人的意思。〔七〕洛陽季子——指戰國時政治家蘇秦，季子是他的字。他曾經出外求官，失意回家，家裏人都不理他。〔八〕後場——科舉制度，鄉、會試都各放三場，後場，指第二三場；二三場考試策論和詔表等應用文。溫後場，指溫習這類文章。〔九〕日居月諸——原句見詩經柏舟。這裏是時間過得很快的意思。〔十〕房考官——科舉制度，除主考官以外，幫同閱卷的稱爲同考官或房考官，按五經分房，每經的房數不等，在明代，原是十七房，後來增加到二十房。〔十一〕入籠——考官進入試院之後稱爲入籠，試期之內，不能够出來。〔十二〕只照常規二句——這裏，是說座師對於這個新中的門生交情淺薄，並沒有特別照應關顧的意思。〔十三〕舉人也可以選官，和貢生的出路差不多。〔十四〕四經——明制，頭場除考四書文外，試經義四道，四經就是四個經題。〔十五〕筆資——猶言筆路，才情。〔十六〕詔獄——這裏指刑部獄。明代所謂詔獄，多指帶有特務性質的錦衣衛獄；那裏直接秉承皇帝的命令，是不按一般法律辦事的。刑部，則表面上還有一定的條文制度。〔十七〕兵憲——兵備道的別稱。〔十八〕廉使——提刑按察使的別稱，是一省的最高司法官員；在元代，稱爲肅政廉訪使，所以別稱提刑按察使爲『廉使』。〔十九〕大參——就是布政使司參政，是布政使的副職，或分司諸道。〔二十〕開府——開建府署辦公的意思。漢代，只有三公才能開府治事；後代，地方高級軍政大員辦公的地方，也稱爲『開府』，有時並作爲他們的代稱。〔二十一〕青目——這裏是多照顧的意思。晉代阮籍能作青白眼：用青眼對待他看得起的人，用白眼對待他看不起的人。

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

蒙正審中怨氣，買臣擔上書聲；丈夫失意惹人輕，總入榮華稱慶。

紅日偶然陰翳，黃河尚

有澄清。浮雲眼底總難憑，牢把脚跟立定。

這首西江月，大概說人窮通有時，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，而自誇其能；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，而自墜其志。唐朝甘露年間，有個王涯丞相，官居一品，權壓百僚，僮僕千數，日食萬錢，說不盡榮華富貴。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隣。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，傾向溝中，其水從僧寺中流出。一日，寺中老僧出行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，大如雪片，小如玉屑。近前觀看，乃是上白米飯，王丞相廚下鍋裏碗裏洗刷下來的。長老合掌念聲：『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！』隨口吟詩一首：

春時耕種夏時耘，粒粒顆顆費力勤。春去細糠如剖玉，炊成香飯似堆銀。

三餐飽食無餘事，一口饑時可療貧。堪嘆溝中狼籍賤，可憐天下有窮人！

長老吟詩已罷，隨喚火工道人，將笊籬筥起溝內殘飯，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，攤於篩內，日色曬乾，用磁缸收貯。且看幾時滿得一缸，不勾三四個月，其缸已滿。兩年之內，共積得六大缸有餘。那王涯

丞相只道千年富貴，萬代奢華。誰知樂極生悲，一朝觸犯了朝廷，闔門待勘，未知生死。其時賓客散盡，僮僕逃亡，倉廩盡爲仇家所奪。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，米盡糧絕，擔饑忍餓。啼哭之聲，聞於隣寺。長老聽得，心懷不忍。只是一牆之隔，除非穴牆可以相通。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，浸軟蒸而饋之。王涯丞相喫罷，甚以爲美。遣婢子問老僧，他出家之人，何以有此精食？老僧道：「此非貧僧家常之飯，乃府上滌釜洗碗之餘，流出溝中，貧僧可惜有用之物，棄之無用，將清水淘盡，日色曬乾，留爲荒年貧丐之食。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。正是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王涯丞相聽罷，歎道：「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，安得不敗？今日之禍，必然不免。」其夜，遂伏毒而死。當初富貴時節，怎知道有今日！正是：貧賤常思富貴，富貴又履危機。此乃福過災生，自取其咎。假如今人貧賤之時，那知後日富貴？即如榮華之日，豈信後來苦楚？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。列位看官們，內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韓信，妻不下機的蘇秦，聽在下說這段評話，各人回去硬挺着頭頸過日，以待時來，不要先墜了志氣。有詩四句：

秋風衰草定逢春，尺蠖泥中也會伸。
畫虎不成君莫笑，安排牙爪始驚人。

話說國朝天順年間，福建延平府將樂縣，有個宦家，姓馬名萬羣，官拜吏科給事中。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，削籍爲民。夫人早喪，單生一子，名曰馬任，表字德稱。十二歲遊庠，聰明飽學。說起他聰明，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；論起他飽學，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。真個文章蓋世，名譽過人。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，自不必言。里中那些富家兒郎，一來爲他是鬻門的貴公子，二來道他經解「」之

才，早晚飛黃騰達，無不爭先奉承。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，真是：

冷中送煖，閒裏尋忙，出外必稱弟兄，使錢那問爾我。偶話店中酒美，請飲三杯；纔誇妓館容嬌，代包一月。撥臀捧屁，猶云手有餘香；隨口踢痰，惟恐人先着脚。說不盡諂笑脅肩，只少個出妻獻子。

一個叫黃勝，綽號黃病鬼。一個叫顧祥，綽號飛天炮仗。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，都是富厚之家，目不識丁，也頂個讀書的虛名。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，扳他日後富貴往來。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，彼以禮來，此以禮往，見他慇懃，也遂與之爲友。黃勝就把親妹六姨，許與德稱爲婚。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，不勝之喜。但從小立個誓願：

若要洞房花燭夜，必須金榜掛名時。

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，也不相強，所以年過二十，尙未完娶。

時值鄉試之年，忽一日，黃勝顧祥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去買書。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，牌上寫道：

要知命好醜？只問張鐵口！

馬德稱道：「此人名爲『鐵口』，必肯直言。」買完了書，就過間壁，與那張先生拱手道：「學生賤造〔三〕，求教！」先生問了八字，將五行生尅之數，五星虛實之理，推算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尊官若不見怪，小子方敢直言。」馬德稱道：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何須隱諱。」黃勝顧祥兩個在傍，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，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。黃勝便道：「先生仔細看看，不要輕談！」顧祥道：「此位是本